

德国警察保护我 中共警察大打出手

【明慧网】(明慧记者吴思静德国报道)“今天我在中共使馆前和平抗议,德国警察保护我,十一年前的今天,我在大连市政府前和平请愿,中共警察对我大打出手。”朱先生站在柏林中心区的亚诺维兹桥

(Jannowitzbruecke)上感慨地说。

朱先生向马路对面望去,中共驻德国使馆和往常一样大门紧闭,前面围着高高的铁栅栏,这一圈冰冷的银灰色铁栅栏被周围居民戏称为“新中国长城”。朱先生的身后是正在闭目炼功的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旁边的桥栏杆上,五六个大横幅一字排开,上面有的用中文写着“法轮大法”,有的用德文写着“器官摘取—中国劳教所里的罪行”等。时不时有过往的行人停下脚步,和法轮功学员交谈,签名支持反迫害。不远处有德国警察在向这边看,如果有什么人搅乱抗议活动,他们会马上过来帮助法轮功学员。

这一天是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日,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十一周年,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在这一天前后举办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德国首都柏林也不例外。

十一年前上访遭警察殴打

十一年前的七月二十日上午,在辽宁大连工作的朱先生从他经常去的炼功点听说,在前一天,一些大连市法轮功义务联系人在没有做出任何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情况下,被警察非法抓走了,他和其他大连法轮功学员抱着让政府了解真相,并释放被捕法轮功学员的心情来到市政府门前和平请愿。

“当时去了很多法轮功学员,大概有几千人吧”,朱先生回忆道,中共方面派出了防暴警察来驱赶这些依法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连老人和孩子都不能幸免。朱先生看到一个警察使劲揪着一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的头发,要把她拖走,一缕头发都被揪下来了。“我是年轻人,觉得自己

有义务阻止这种暴行,我马上上去要把警察拉开,结果警察立刻就把目标转向了我,两个警察用暴力将我拖出人群,一辆小型警车马上快速开过来,几乎是一瞬间他们就把我推到了车上,那个动作都是很暴力的。”之后他被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过了几个小时,登记完了姓名,朱先生被放了。

朱先生虽然被放了,但是当天有另外一些法轮功学员被抓进了派出所,没有再放出来,过几天之后还有人被转到了看守所。而朱先生也没有想到,这一天他登记的名字,成了中共日后秋后算账的凭证。

这之后的几年里,朱先生经历了人生中数个转折点: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压力下,他不得不背井离乡,从东北去了南方谋生,远离妻子孩子;家人承受不住迫害的压力,他的家也破裂了;二零零五年他去德国出差,刚下飞机不久就接到国内传来的消息,他前脚上了飞机,后脚他家乡的警察就到他的单位里去找他了。朱先生很清楚,警察从几千公里外的东北追到南方,绝对不是只想请他喝杯茶,为了免遭进一步的迫害,他被迫留在了德国。

“中共表面上看上去很强大,手里掌握着军队、警察、法院、劳教所、中国所有的媒体等等,但是它是非常虚弱的,”朱先生望着马路对面用高高的铁栏杆严严实实地围起来的中共使馆大楼说:“你看,十一年了,我们这些手无寸铁、从来不使用暴力的法轮功学员,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却从来都没有被这个所谓强大的政权压下去,这不正说明了中共的强大是一个虚架子吗?”

“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真相”

弗兰茨(Franz)炼法轮功还不到一年,“我非常感谢我能找到法轮功”,一生中都在寻找修炼道路的弗兰茨说:“法轮功就是我这么多年寻找的东西,有时候我问自己,到底我



原大连法轮功学员朱先生

做了什么,以至于配得这个大法。”

修炼法轮功以后,弗兰茨发现,在别人冒犯他甚至是侮辱他的时候,他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在以前,这是他想做但做不到的。而且他还发现,炼法轮功以后,他头脑中的杂念变少了,做事情更容易集中精神。

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弗兰茨就开始参加柏林法轮功学员在中共使馆前的抗议活动,他说:“迫害必须马上停止,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的真相。”

背景简介: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或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活动。事实证明,这场迫害不仅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真善忍”信仰,也在试图泯灭所有人的道德原则和精神价值。

瓦房店老虎屯镇不法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

2010年7月初，老虎屯镇综合治理办与其它村治保到老虎屯镇部份法轮功学员家进行骚扰，逼迫法轮功学员写“四书”，不写就以抓人、办班相威胁。

7月初，老虎屯镇石屯村村治保曲长波到法轮功学员张红艳家骚扰，逼迫张红艳写放弃信仰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张红艳说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没犯法，我不签字。

两天以后，曲长波与石屯村支部书记曲长济、老虎屯镇综合治理办（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吴安强等五人，到张红艳家继续骚扰。他们威胁张红艳：“你要不签字，我们到你丈夫单位找厂领导，停止你丈夫工作，你什么时候签字了，什么时候让你丈夫上班。”他们还采用更下流的手段继续威胁张红艳：“我们到你孩子的学校让学生都骂你孩子，叫你孩子没法上学。”他们到张红艳家骚扰了四、五次。

7月初，老虎屯镇后三十里堡村村治保张某某（人称“张四”）到法轮功学员赵万贤家骚扰，逼迫赵万贤写“四书”，不写就以劫持到洗脑班相威胁。

张某某又到赵万贤的弟弟家进行恐吓：“叫你哥签字，不签就抓人……”

几天后，老虎屯镇综合治理办吴安强及村治保张某某等四人到赵万贤家继续骚扰，有一个自称是政府的，强迫赵万贤签字，不签就威胁劫持到洗脑班。

老虎屯镇综合治理办吴安强，于2007年8月14日，曾参与绑架老虎屯镇芙蓉村法轮功学员毕克富一家三口，导致毕克富被非法劳教二年。2007年9月27日，毕克富被劫持到大连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遭到非法关押迫害。

相关责任人及电话：（区号0411）

老虎屯镇综合治理办主任于广奎 办公电话：85370167 手机：13052779751。

老虎屯镇综合治理办吴安强 办公电话：85370167 住宅：85379178。

老虎屯镇石屯村村治保曲长波 手机：13898434390

老虎屯镇石屯村支部书记曲长济 手机：13478410197



父子做恶殃及家人 明白真相绝处逢生

湖北某市公安局局长，在位十多年，干了不少坏事。其子任当地公安的国保大队长，亲自跟踪、绑架了法轮功学员数人，并与中共检察院、法院将这些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或劳教，可谓罪行累累。

他们父子的恶行殃及家人遭恶报——他的老伴于2008年得了一种怪病：头上长恶疮，先滴血后流脓，不仅疼痛难忍，而且这脓水流到哪儿就烂到哪儿。头发也逐渐掉光了。整个人的头和面部丑陋不堪。父子俩不但有权有势，还有钱、有车，拉着他老伴到省城武汉的各个大医院看了一个遍，花了十几万元，也没有看好。有人说是血癌，有人说是报应。说是应了民间那句“坏得流脓滴血”的恶咒。总之，省内各大医院都束手无策

了。医生说这不是花多少钱就能解决的问题。相当于不是死刑的死刑，回家歇着吧。

一位与他家比较熟悉的法轮功学员，想要再试试给他们讲真相。于是就把他们一家请到自己家里做客，然后娓娓而谈，劝他们改恶从善，善待大法和法轮功学员。也总算这父子俩还有缘份，良知未泯。听法轮功学员一讲就信了，也接受了，并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并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结果出现奇迹：老伴不上医院不吃药，那怪病却一天比一天好了。至2010年初，老伴的怪病不但完全好了，还长出了新头发！全家都明白这是神佛的慈悲和恩德，于是真心实地走进了大法修炼的行列。

自焚伪案多处穿帮

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人权促进与保护附属委员会上的发言指出：（中共）政府一直声称法轮功导致了死亡和家庭破裂，以此来使其对法轮功的恐怖迫害合理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调查显示，正是中共政府带来了死亡和随之而来的家庭破裂。

“天安门自焚事件”实际上是中共政府策划导演的。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2001年新年央视播出的“天安门自焚”节目中，穿帮镜头众多，如：天安门广场并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从不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火点起来一分钟之内备齐几十个灭火器及灭火毯；

“自焚”画面远、中、近景俱全，多部摄影机多角度同时拍摄，若非事先安排，岂能如此完备；

“自焚”的“王进东”全身烧得漆黑，两腿中间的塑料汽油瓶在火中却不燃烧、不变形，等等。难怪有人看过央视的自焚录像后说：究竟是自焚还是演戏？



■ 央视天安门自焚镜头：严重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切开后很快就能唱歌，全身被严密包裹，这些都完全不合医学常理。